

# 人生履痕的张力与文学诉说

## ——壮族作家牙韩彰《屈指家山》品读

□ 杨树弘

### ·1·

蒙韩彰兄不弃,赠我一册《屈指家山》,并嘱我“看几篇即可”。翻开便手不释卷,一气读来,夜不能寐,颇有感慨。

办党刊是个辛苦、不易的差事,可性格“柔中有刚”的韩彰,带领一班人马,苦中求乐,乐里求进,硬是在将《当代广西》全媒体办得风风火火的同时,孤灯夜下常怀悯民之爱,静读绵思壮怀山水之情,笔耕不辍徐展信仰之志……委实令人钦佩。

韩彰的散文肆意张扬,思绪徜徉八桂文化名山之间,整卷取材广泛,篇幅摇曳多姿,写实写景写意,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如同走进祖国南方,聆听广西灵动,畅然八桂心性,洞悉民间甘苦……晕染斑斓,让人陶醉其间。

这,恐怕不仅仅在于我熟悉韩彰。

韩彰的散文,或叙文化名山名人,或写家乡发展变迁和人物故事,或忆少年求学经历、怀念师友,或抒写英雄人物、社会推动者的感人故事,寓久情于现景之中、寓人理于故事之翅、寓现实于历史之思……

### ·2·

夜读韩彰,忽然间就想到柳宗元和柳侯公园、“柳侯祠”,有联云:“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这表达了人们对柳宗元的思念之情。

如果说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间或有作者幽静心境的表达,表现了他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那么韩彰的山水散文则是借好山好水抒发自己和这个时代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

向往,不时闪现作者的灵魂表达,“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青秀山已与旧时不可同日而语”“远处群峰延绵腾绕……浑厚、持久、深远的浩荡文脉,永远蓬勃在桂林的一方山水间”……字字句句,无不体现着韩彰作为一名主流媒体领军者在社会转型期恪守追求的意志品质。

作为中唐杰出的思想家,柳宗元推崇政治革新,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而韩彰的作品中,亦不时闪现唯物主义的思想亮色,如“我携春色上山来”“伏波山与马援将军……多了几分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概,让人缅怀和向往”“巨大的鲤鱼从水里腾跃而起……刘三姐衣带飘飘”一幅“山小而高,形如鱼立”的图景,“就是这样的可望而不可即,美才得以永驻人间,西藏才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和圣洁的精神家园”……信手拈来,比比皆是。

### ·3·

文以载道,取道有源。《屈指家山》凝涵着韩彰人生履痕的张力,他的文学诉说,是清泉流淌,是思辨冒突。韩彰生性淡泊,当我们透过众多的篇章,则可以看到他的“另一面”——他对人生对社会对故里对家国……的积极态度和执着深爱的品格。

“跑新闻”出身的韩彰,从小山村走出来,阅世事、知疾苦、疼百姓、走正道,阅历丰厚、慧眼独到,著文信手拈来,纵横捭阖,《屈指家山》叩思当今,涉及远古,遥望未来。八桂大地的厚实生机,滋长了脚踏泥土感恩社会感谢土地的媒体人情怀。这种情怀让他紧紧围绕主题表现,

联想自如,思绪直达,文笔挥洒,感染力毕现。

体现这种思绪和情怀高度和厚度的,如《湛若水:与阳明先生齐名的人》。

明代成化二年,湛若水出生,“颍中双麒麟起”,形貌特异。因其母在一个叫甘泉洞的洞里向神祈祷,湛若水降生,所以后来湛若水自号甘泉子,被人称为甘泉先生,创建的学派也叫甘泉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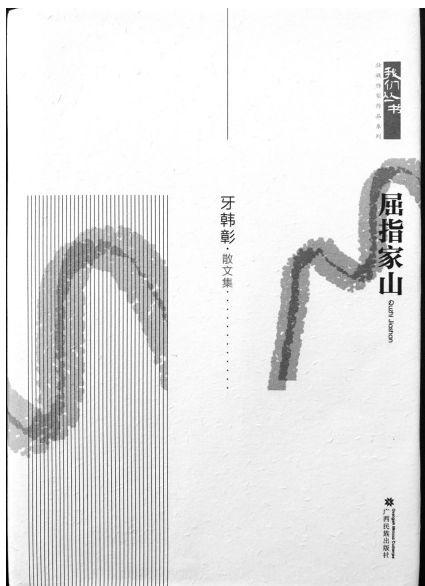
写湛若水,韩彰的散文故事情节婉转,史实考据扎实,鲜活的细节流淌着作者文笔的独特,通篇材料运用灵活多姿,匠心独运,层次结构新颖,艺术张力和个性凸显,行文用语中,自然流露的情节风趣幽默,陡增阅读魅力。

透过“湛若水”们看得出来,韩彰是在用心、用力地对人生、对历史、对官场进行着冷静而深邃的思考,展现韩彰面对现实困惑的积极态度,以及思虑多变人生的恬静与淡泊。

韩彰,从祖国西南壮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历史进程中走来,从八桂山乡的神话传说、山歌故事等民间文学里走来,从三月三歌节、壮乡歌圩的轻快和厚重里走来,那些民间的馈赠、文化的荟萃、灵感的渊藪,以及不时时的彷徨、持恒的思索、坚韧的奋斗,在铸就《屈指家山》的同时成就了韩彰的文学诉说!

借用一句韩彰篇名,表达我此刻心境:面对南方,面对韩彰,我只有谦卑和低语。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总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中国期刊协会党刊分会主任委员,全国新闻出版领军人才,中华优秀出版物获得者,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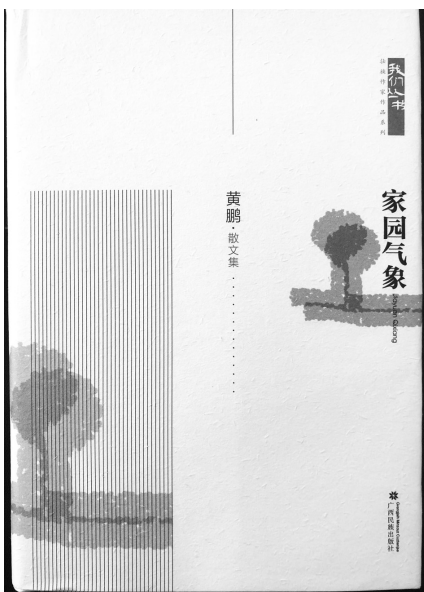
### 【作家简介】

牙韩彰,壮族,广西凤山县人。现为当代广西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首批广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出版新闻作品集《纪实与思考》、散文集《屈指家山》,主编出版《今期望乡处——壮族作家汉语双语散文选》,有散文、诗歌作品刊发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民族文学》《散文选刊》《广西文学》《西部散文选刊》《红豆》《南方文学》等。《屈指家山》入选壮族文学史上第一套壮族作家作品丛书“我们丛书·壮族作家作品系列”。

# 文者道心

## ——壮族作家黄鹏《家园气象》赏析

□ 李志艳



### 【作家简介】

黄鹏,壮族,广西南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会长,广西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著有《五色石》《一样的天空》《芬芳飞翔的歌谣》《世纪阳光》四部诗集和《家园气象》《花山语》《壮美山河》三部散文集。曾获第三届、第七届壮族文学奖,第四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第二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作。《家园气象》入选第一套壮族作家作品丛书“我们丛书·壮族作家作品系列”。

著名壮族作家黄鹏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家园气象》,具有独特的书写对象、语言特点以及深层次的散文文体学的理解,更具有散文艺术价值的崭新呈现与再次思考。

黄鹏散文的语言拒斥当下文学语言的被“消费化”形势,以决然峭立的姿态将散文语言从商业化围困中解放出来,以民族传统文化为

底蕴,以审美为旗帜,以情性传达为标尺,实现了散文的深度书写。在《拜谒花山》对花山描写的文字中,作为时间语境的“春天”一开始不仅确定的是叙述时间,更是以此象征征着生命的苏醒与新旅行,迎向春天,迎向季节沉睡之后的生命开始,也就意味着人生命本源起点的思考。在此之处,空间环境的声响、颜色以及动植物样态动作就会在渲染故事发生物理场景之余,裸露出生命本真的探询方向。宁明花山是骆越文化的发源标志,走向花山,本质上是走向个人融归集体民族的诗性征程,是灵魂向文化母体的浪漫还乡,也是一首生命在民族文化历史中尽情绽放的交响曲。而在《黄家气象》《关注寂寞》中:历史在文字中回响,文字锤炼出文化的余音袅袅;思想在文字中不断钝化,情感在文字中荏苒氤氲,三者混合交融,铸就了黄鹏散文内蕴的层次梯度。概括来讲,黄鹏散文的语言“写气图物,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根据文本表现对象,黄鹏能够悠游裕如的优选语言,表明黄鹏散文语言对表现对象捕捉的敏锐性。

黄鹏散文语言的主要形式,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无韵句式,包括陈述句、问句、感叹句、祈使句等;一是有韵句式,当然其音韵格调非比文言文严谨,但却在融汇当代句式和特点之余,表现出典雅化趋势以及古朴素淡的风韵气度,具体有对偶、排比,还有类诗的四言句式组合,如《大明小写》《明江九道湾》《五象烟岚》等等。可以说黄鹏散文语言在尽量融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不拘一格。只要能够符合表达需要,一切语言形式尽可为其所用,以此构成了黄鹏散文语言一而多的美学格调。

黄鹏散文的典型特点就是文化倚重,直接面对艺术表现对象,不矫情、不伪饰,勾连历史、反思当下,历史的文化和文化的历史成为黄鹏散文的坐标与思想图谱。与此相对应,黄鹏散文的行文结构特征得以凸显:在《布洛陀神》中先是直面壮族三月坡山歌歌唱布洛陀的民俗活

动,继而追踪布洛陀的民族历史文化历史,并在中西远古神祇的对比分析中深入阐释其中的深层意蕴,最后强调文化是人的社会性根本,是人性的精神厚度与时空宽度,进而擢升出发扬民族文化感召。可见黄鹏散文的行文思路表现为文化本位,以此为集点,直面当下并对此进行切入,回溯传统,批判当下。

以语言、行文结构为基础,黄鹏散文凸显出情、意等文学基本要素。事,即缘事说,意味着黄鹏散文的发生学特点,针对社会现实、立足文化历史、剖析当下时弊,是黄鹏散文之“事”的主要内涵与文学发生机制的起点根源。如《古城之路》等,缘事说成就了黄鹏散文的创生机制,诠释了现实根基是黄鹏散文的艺术血脉。情,即情志说。黄鹏散文事、情辩证统一,其根本点在于黄鹏散文创作的体式方式。黄鹏有着敏锐的当代文化问题意识,但并不拘囿于书斋文丛,而是直接面对社会日常生活,将自身对此的体会、感悟、思考和文史进行结合性思考,以此来获取审美经验,从而滋养出艺术创作的第一性养料。在《家园气象》的许多篇章,黄鹏将自身经历的所闻所见与情志融通,反复沉淀、锤炼、升华,形成了黄鹏散文“事”“情”表里一体,“情”“事”两依互证的基本风貌。黄鹏散文表现对象文化类别居多,是以社会文化大背景和话语视域中叩问主体灵魂、剖析社会问题、探索社会文化发展方向成为黄鹏散文“意”的主要内涵与使命承载。

作为文化散文,黄鹏更清楚行文结构对艺术表现所带来的美学张力。故而,追求行文结构的筋骨之力、舒展的时空效果,以及对语言和问题要素的支撑能力,是黄鹏散文的内蕴所在和整体性前提。

黄鹏的散文创作,具有强烈的艺术主体性。在黄鹏散文之中,常常以亲身经历为叙述起点,阅读当下社会生活常态,进而回溯历史,再而透析将来,形成管窥之中,却又有深意重重。不仅如此,黄鹏散文重在以情动人,“事”

“情”一体,这对于文本的叙述对象、叙述方式,以及叙述采用的修辞技法所形成的美学效果都有要求,如在《明江九道湾》中,作者用全知全能视角首先拉近了文本和读者间的关系,使得历史也从冰冷的史料状态还原成热血激情的系列故事,作者和读者同处故事之中,亲历历史故事的起承转合。同时又与相应的地理环境结合,作者与叙述者的一致延续了故事与环境的统一,在建叙述之征实性基础的同时,充分酝酿出艺术经验的情感要素,情感贯穿历史流淌于时空,终将醉美读者的方式向将来诉说。主体写作还能直陈作者对于以文本为中心的,包括语言、文化历史、艺术价值等的责任态度,这是一种极度清醒的灵肉写作,黄鹏任由历史穿透身体、文化浸润灵魂,构建出一种以主体、地域文化、历史等为主要维度的审慎的立体现实主义。

文者道心,由《家园气象》可见,黄鹏在多年的散文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道”主要有:一是创作者之道,即作为一个散文家在艺术创作面前所一直秉持的主体性精神,它以艺术自在自主性为中心,以个体融入集体的方式,小中见大,纵贯历史;二是散文艺术之道,即黄鹏对待散文的态度、社会文化地位以及价值评判。黄鹏对散文的恒定坚守,守护了散文尊严,见证了散文在文学中的母体地位和本源价值;三是社会文化之道,黄鹏散文主要是民族文化散文,他直面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种种问题,扎根历史,回归民族元生,以此获求解决之善策良方,彰显了散文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价值;四是哲学之道,黄鹏散文中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思想和思辨精神,直截当下、回归历史、还原空间,在动态静态结合、必然与偶然关联、空间与时间统一中凸显出体证精神与辩证思维。散文的虚构与真实辩证统一,互相建构却又互为张力,形成散文意义的拓展维度。散文本是“文备众体”,散文语言作为母体语言是为其它文体语言的给养。散文的尊严在于作家主体性地位,以及散文内在的艺术自由精神。

(作者系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